



## 謝學賢教授事略

1946年2月20日生於廣州市，幼年失恃又與父親分離，在香港父親友人家中長大。後隨父親到臺灣，旋因父親派往韓國任職，就讀漢城華僑學校。初中畢業後考進臺灣師大附中，畢業後赴美留學。1968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獲得學士學位，1967.9~1975.1就讀於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，取得博士學位。1975年在 Brandies Univ. 擔任 Research Associate，1976~1978年在隸屬美國國家航空太空總署（NASA）位於哥倫比亞大學內的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擔任 Consultant，1979~1980年在同單位擔任國家科學院 Research Fellow，1980~1982年在 Univ. of Pittsburgh 物理與天文學系擔任 Research Associate。

1981~1987回臺灣擔任中華民國僑選青年黨籍立法委員，1982.9~1987.1期間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兼任教授。1987年2月起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專任教授，直至2008年7月退休（2003.8~2004.1期間因腦溢血請病假）。2018年3月8日辭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謝教授的研究領域屬重力場論與天體物理。

---

### 懷念謝學賢——一位質直好義的理想主義者（節錄）

劉源俊（寫於民國107年4月）

學賢兄與我年齡相仿，相識近半個世紀。民國57年（1968）秋天，他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，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系攻讀博士，當時我在哥大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。本來他低我兩屆，但我大學畢業後服役過一年，因而他只低一屆。

我倆有興趣的都是理論物理；但我跟 Luttinger 教授做統計物理的論文，他跟天文學系的 Spiegel 教授做廣義相對論的研究，兩人各有專注。記得我倆的研究室曾經同在 Pupin 大樓的7樓，後來似乎他遷到另一層樓，因而見面機會不多。或許由於求學背景大為不同的緣故，當時我們並不熟；我花時間參加的《科學月刊》及保衛釣魚臺等活動，他並未參與。只記得有一次我們曾就「兩個中國」的問題在研究室內有過較深入的討論；但這一議題在60年秋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已不合時宜。61年暑期，我從哥大取得博士學位，束裝回臺到東吳大學物理學系任教；沒機會道別。

八年之後的 69 年 12 月，我從《中央日報》得知學賢兄因中國青年黨之推薦，被遴選為第一屆增額僑選立法委員，大為驚訝，也因而得知他正在匹茲堡大學物理學系任教。欣喜之餘，我即刻寫信，說希望他要也相信他會參加（立法院的）教育委員會，我可提供協助。他 70 年春天回臺，我們見了面，才知他當年才應李璜先生邀請加入青年黨。一年後，我向端木校長推薦，安排他自 71 年 9 月起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兼任教授。

71 年 5 月，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《大學法》「全文修正案」，於是我們相約某日在立法院的交誼廳從頭徹底將《大學法》檢討過一遍。……

此一過程對我往後十多年積極參與關於修改《大學法》的各種活動，影響甚大。先是，我在 71 年 7 月的《中華雜誌》寫〈大學法應重擬審議〉；接著，因江才健兄邀稿，我在 71 年 10 到 11 月間的《時報雜誌》陸續寫〈大學教育應有根本觀念的改革——為「學程」這一概念鼓吹〉及〈「專」與「通」之兼——論大學教育的宗旨〉諸文。該年正逢臺灣大學的虞兆中校長於校內開設兩門「通才教育」選修課，同時建議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在全臺推行「通才教育選修科目」，乃引起我對大學教育到底應注重「專才」還是「通才」的思考。結論是：我們的大學教育應能養成專才，也能養成通才，而無論專才或通才，均能成為國家所需之良材。主張不提「專才」也不提「通才」，只提「人才」。

後來，我於 72 年 8 月接任東吳大學教務長，學賢兄於當年 12 月續任第二屆增額僑選立法委員。當年年底，教育部準備推廣臺灣大學經驗，在〈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〉之外，推行「通才教育選修科目」。73 年 3 月，朱部長到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報告前，學賢兄與我商議；我建議宜仿效香港中文大學將 *general education* 譯為「通識教育」（而非「通才教育」），較符合美國大學課程設計的原意。於是在 3 月 17 日的第三次會議裡，他發言懷疑只選修其他科系的幾個學分怎能稱得上是「通才」，建議朱部長將「通才教育」改為「通識課程」。一週後，朱部長在第四次會議裡答覆，同意將「通才」改為「通識」。不久，教育部公布〈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表施行要點〉，要求自 73 學年度開始，每位大學生須選修四至六學分的「通識教育選修科目」。這就是現今臺灣通行的「通識教育」這一名稱的由來。……

到 75 年底，學賢兄確定不能再任僑選立委了。12 月 7 日《聯合報》報導：「原任立委謝學賢在立法院中議事表現頗獲社會肯定，雖經青年黨推薦而未能入選。」……翌年 2 月起，學賢兄開始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專任教授。

76 年 6 月底到 7 月初，英國劍橋大學應用數學與理論物理學系為紀念牛頓發表 *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* 巨著三百周年，在 Trinity College 舉辦 'Newton Tercentenary Conference'，由 Stephen W. Hawking 主持。其時我剛要卸任教務長，認為機會難得，乃與學賢兄相約一同報名前往參加（我從臺灣，他則從美國）。他對相對論及重力內行，我則是對物理學史有興趣；兩人

結伴同去，當是個好主意。結果，我參加了而且受益良多，他卻因他事耽擱沒能前往，甚是遺憾！

往後幾年，他深受青年黨黨務（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）的羈絆。由於曾為青年黨延攬擔任僑選立委，他總自認有貢獻的道義與推行改革的責任。然當時的青年黨極為複雜，派系林立；他很是投入，似乎認為憑藉理想就有能力撥亂反正，但效果有限。……我講他，說他根本不是搞政治的人，勸他脫離；但顯然我不十分了解他的苦衷。

有天他透露，去做健康檢查時，醫生量了他的血壓後，驚訝他居然還活著！——血壓高得不像話。他本來體型嫌胖，工作煩忙，又從來不注意運動，血壓安得不高？我警告過他多次，但他似乎並不以為意，甚至還以為意志力或能調降血壓！我自己也忙，總不能經常叮嚀。果然，在 82 年 2 月的某日（他才邀我及其他幾位朋友一起過元宵節），出事了！王美珠來電說，學賢兄在青年中國黨的黨部開會時，腦溢血送醫院急救。

趕到醫院，剛開完刀；當時血壓讀數低到 30~40。心想不妙，但不敢說；大嫂吳敏而教授則在專心研究 X 光照片及大腦組織。醫生來探視，說是腦幹出血，很危險，也沒多說話。我於是介紹病人，說是前立委，拜託特別留意。醫生將信將疑，翻了翻病床前的名牌。過了沒多久，護士緊急來推病床到開刀房去做二次手術。學賢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挽回生命的。

學賢兄出事後，東吳物理的同人們都樂意伸出援手，幫他代課。到 83 年，學賢兄復健漸有起色，重新上課。起初，他的言語功能有障礙，同人們幫他帶實驗課外，只安排他上一門較輕鬆的課。大嫂曾擔心學賢兄會「誤人子弟」，恐怕不好。我告訴他，我也覺得或許不太好，但是同人全都愛護學賢兄，而且他也越來越進步！好多位朋友問到學賢兄的情況，都很佩服我們物理系同人的愛心。

學賢兄在東吳主要教過的課包括「電磁學」、「流體力學」、「理論物理學」、「普通物理學」、「相對論」、「量子力學」等，他曾啟發了好幾位高足走上理論物理學的道路。97 年 7 月，學賢兄從東吳退休，蕭先雄主任安排在美麗華商圈的伍角船板餐廳舉行餐會，各屆系友好多位到場致意。之後，學賢兄仍然常回系上參加各種活動，特別是每月一次研討學問的「縱橫悟理」。

107 年 3 月 8 日，消息傳來，學賢兄當天早上安然與世長辭，享年七十二歲。14 日，大嫂攜兩孩到東吳，我們一同緬懷過去種種情景，商討後事。大嫂及兩孩異口同聲說：他的晚年心懷十分寬廣，過得瀟灑！

作一幅輓聯，永誌與學賢兄近五十年的情誼：

英年壯志凌雲 長留治學問政典範

晚歲潛心養氣 放下匡世易俗情懷



72年2月23日 吳健雄院士來訪東吳大學物理學系 事後（自左起）劉源俊、謝學賢與端木愷校長、楊其銑副校長及陪同吳院士的浦大邦教授在超庸館前談話。



97年7月8日，物理學系為謝學賢教授退休假大直伍角船板餐廳舉辦餐會。除教師外，許多系友都前來參加。